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　參訂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

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故保佑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孔疏周詩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傳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

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嚴緝 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於吾身○與生俱生○不可渝越○故謂之則○

輯錄 有物有則○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

大全 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

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〇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〇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於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惟天予有昭明之德。格於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依韻四句截。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鄭箋、儀、威儀、色、顏色、

呂記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嚴緝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備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簡操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臣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匡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

講意此章備舉其德○正見○其○異○於○凡○民○處也○如綸如綍曰命○務德宜譽曰布○觀王心之順、而德之足以格心者可見、觀王

政之宣、而德之足以行政者可見、

六帖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運量、何以布天子之德意、

麟按疏義大全、孟云叶韻若賦未詳、而古義仍之、六帖則云、德則色翼式力若賦本一韻、別本不解、改賦作職、云別本者、亦序豐氏也、但謂本一韻者、亦未着其說、今據古韻、十三職、可與、弱羃等字、為叶弱、奴歷反、羃必益反是也、則於賦亦必有可通者、本章亦四句、截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若則因造詣而推之於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着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以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發、言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世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疏義○出納王命而爲王之喉舌賦政於外而使四方應之皆天下期之之意

大全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爲諸侯之所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與司政本也、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纂緘於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

麟按辟○集傳音辟○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則考與保叶○發與舌叶也○發○集傳方月反○又王躬是保○豐氏作王躬是佛皮力反○舌叶寺實○發叶弗力反○則爲通章一韻○保爲佛者○蓋言弼也○然亦頗穿鑿○姑備一說○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䟽義 邦國、諸侯之國也、

大全 朱子曰、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如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

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救、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辯按此章亦四句截。然八句作四平。兩之字。兩以字。各對。先輩文皆然也。宋人表啟中每用將明字。本出將明。明集傳叶謨郎反。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六帖。五六章言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處以終首章之意。

麟按此章之剛柔。皆指他人言。不必又將山甫之剛柔混內。夫雖呂柟及大全諸說。正為注柔嘉一語耳。其實本章柔字。非柔嘉柔字。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

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錡庵

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疏義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惰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〇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令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

麟按上二條妙。然據通解。如毛是衆人能知能行之意。非纔分合足之意。不必入易。舉字覺尤直捷。益舉者以手挈物之名。令辟如言有一物甚輕。而人莫能舉。以為常事。起下惟山甫不然也。德輶二句。俱人言。故下以我儀圖。我字作轉。我儀圖之。正對

人亦有言也。人亦至民鮮克舉之。我儀至愛莫助之。各三句一讀住、而中各爲兩層轉折。衰職二句另說。故注以至于字又轉。民鮮克舉。舉字與助補爲韻易明。餘不拘耳。愛之而恨其莫助。是極形容其愛之之語。亦不重莫助意。助、集傳叶牀巫反。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

時、與此傳不合、豈從於穆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蘇傳仲山甫徂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恐常不及事也。

嚴緝其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令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也。

輯錄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

古義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為臨淄縣、亦在青州府、

麟桉集傳及叶極業反常蒸方言亦然○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葢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毛傳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

麟按此上二章○方及城齊遂行之意○四段反覆○真覺意味深長○集傳○啃○叶居奚反○風○叶乎情反○詩通云、上章每懷靡及○正與永懷相應○起大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有靡及之懷○說者多欲將永懷炤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爲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爲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殊山甫而出之於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懷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實與愚見合○

○詩通又云、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歸也○此不妨附註保王

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上靡及我○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
而然○非自誇所作○

烝民八章章八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山甫卒、謚穆、周語亦稱樊
穆仲、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
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

手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蘇傳 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

大全鄭氏曰、榦○作楨榦而正之也○戎辟○汝君○王自謂○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

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同州韓城縣令隸陝西西安府、

麟按此章斷以奕奕至祖考三句一連六句一截道考爲韻也無斁至戎辟二句一連六句一截解易辟爲韻也解集傳叶說力及餘紛紛分截者俱非是纘戎祖考畢竟嗣位本事下俱申戒其嗣位以後事故在此處轉折梁山據古義非大王所踰于由引爲貢諂何景明頗不從其說亦未知孰是○夙夜匪解是

無廢朕命句　朕命不易承虔恭爾位句　熟意思則大段相違着
曰爾嗣位之後當無廢朕命至於夙夜匪懈著虔共爾位必勝
命不易也說家無一楚楚者只緣不看韻腳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

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揠搤轡首也○

[毛傳]覲見也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

[孔疏]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簟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又以皮革鞹於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鞗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焉○綏大綏者即玉制所謂飛

予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鞃為軾中、蓋相傳為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康幦、春官巾車言犬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為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為幭也、獸之淺毛者、惟虎耳、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

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為覆蓋之名、〔 〕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案釋言云、氂罽也、郭璞云、氂音狸、舍人曰、氂謂毛也、罽、胡人績羊毛而作、然則罽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如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鳳有子之清揚、是揚者、代面眉上之名、故云額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延鏤於揚以上矣、釋詁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

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看眼之上也、釋冠云、鬠首謂之革、
敌知鞗革謂鬠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鉒休者、言其非一
二處也、

呂記○王氏曰、淑旂綏章○於旆後建之○蕞旆在後○衡在左右○鈎膺
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嚴緝箋曰、第者、車之蔽、蕞者、席之名、用席為蔽、

疏義瑞、玉也、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與圭合、則無偽、

辯録淑善也者、善、美也、箋云、旂之善色者也、

大全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

同於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

通解 四牡二句、言其始來之儀衛、其下三句、與上韓侯受命一時事、王錫以下、則將歸事也、

古義 陳祥道云、簟若席然、施之軾上、厄、當依釋文通作搤、

辭樣 此章四牡二句一連○韓侯三句一連○總五句一截○張王爲韻也○王錫三句一連○玄衮鞹鞃各二句一連○總七句一截○衡錫幭厄爲韻也○衡○集傳叶户郎反○錫○從易○易○即○古○陽○字○故○錫○音○羊○錫則從易○易音亦○故錫音昔○本辨○疑○各○以○諧○聲○爲○義○耳○汲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然○後○以○兩○物○爲○一○類○最精妙○鞹鞃而覆以淺

幭鞗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另轉韻或以
此〇場字從昜音長場字從易音亦為𦬆亦以是而寫讀多誤
信乎字學亦不可不明也

〇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馬、屠地名、或
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
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鄭箋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諭、湲蒲也、

釋文筍、字或笋、

孔疏蔌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蔌爲八珍所用是也、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大全屬在陝西西安府鄠縣、〇疊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覲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伯餞之、禮亦有等差也、〇東萊呂氏曰、餞氏稍韓侯、

六帖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中伯○元舅○韓侯○亦同姓之親○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

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爲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輿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通解比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預道、

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及在後者、詩人以此詩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盡敘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

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愚謂詩人作詩。並不會許汝編年紀事。不知近時說者何緣牽强如此。○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乎。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歡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麟按此章韓侯取妻三句一連。韓侯迎止二句一連。予里為韻。百兩彭彭三句一連。鏘光為韻。諸娣從之韓侯顧之各二句一連。雲門為韻。大全補注畫截者是也。

〇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麟按此章不過形容侈大之辭、作詩人常分、無可深求、莫如韓樂、樂字亦作北音讀便與到叶、靡國不到、為姞相攸、皆點綴語、必非實說

〇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
池、籍、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
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之類也、○
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脩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
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
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貊、即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

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

故上空其文。

大全陸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黄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孔氏曰、左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擾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强記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又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劒上下縣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

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三山李氏曰、因以其伯、即上文纘戎祖考也、○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貊獸韓國所冨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

古義、豹取赤、羆取黃、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裘之重狐白、○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七年、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伐耳、

孔疏禹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於大別、南入於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

大全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傳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

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絶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麟按集傳滔叶他侯反○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行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

皇風而服、不待戰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旣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一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麟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見車鄰○四方只大槩之詞

集傳○定叶唐丁反○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呂記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册命召穆公○與公復於王之辭○首尾大氏類令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大全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〇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

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虽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麟按集傳海叶虎委反三換韻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編、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編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孔疏世本云、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

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肇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

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勤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

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周當錫汝以祉福矣、

麟按集傳翰胡千反與宣叶○古義先韻似養里反與祉叶○古義

紙韻○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

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連下數以○字皆推原經○文之詞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九命錫圭瓚秬鬯、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孔疏上言用錫爾秬○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余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祭於汝先祖○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

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
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
也、○鬯以毛解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有
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
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
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
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者○非草名、古今書
傳、香草無稱鬯者、鬯說為長、○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
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

居在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名稱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叅說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發緯釋曰、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

六晏為下、受一斛、

疏義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

大全疊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宣王之賞、如秉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通解】此虎拜、拜於岐周之廟、

【六帖】或云釐爾四句、為錫予、是策命之詞、予周二句、為嘏異、是敘事之詞、按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纂○括○成○文○正不必拘泥○

【古義】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其柄以圭為之○若諸侯○則天子賜之圭○然後為鬱○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解按】首二句○疏義大全並云無額未詳○下六句集傳因○也同叉○兩命字○彌并反○年○彌因反○並與人叶○音詩世學則改云○秬鬯一卣釐爾圭瓚○瓚○才田反○祖命之命○音眠○餘不用叶○然必附會也○賜圭瓚然後為鬱○禮書引王制○作然後為鬯○秬鬯一卣○尚書作

秬鬯二卣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對、荅、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荅稱天
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勸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
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郁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
皇考龔伯尊敦、郁其眷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
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
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踈義割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章天子萬年、稱者曰而已、此章天子萬壽、則刻諸策命之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册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詩、○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

通解此虎拜、拜於康王之廟、

𩐳按集傳○休○叶虚久反○亦三換韻○詩通云、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作廟器而勒策命於上、則寵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與仲常合、

江漢六章章八句、

古義據竹書事在宣王六年、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〇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呂記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

嚴緝 赫赫然威儀、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

大全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況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

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〇董氏曰師嚴翼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〇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諸國〇則淮南諸國也〇蓋徐州之東南侵諸國爲之不安〇故其言如此〇

古義萬時華云夷屬以來威靈不振幾於泯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下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王命〇宣王親命也〇以皇父爲大將〇故須親命之〇王應麟云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天子六師如是王親行孔武車既親行仍須

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既者、期其如此之辭、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豈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且重慎以臨之者、法也、宣王中興、如斯而正、

麟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然兩換韻○集傳○士○叶音所○戎○叶音汝○是與父為韻也○戒叶訖力反○與國為韻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〇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士。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毛傳]浦、涯也、

[釋文]說文云、水濱也、

[孔疏]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

○不久留、不停處、
嚴緝王謂尹氏曰、汝當爲策書、命此程伯休父爲司馬、下即言其所命之意也、往循淮之滸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之國土、謂征徐方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令又相挺而起○爲禍不淺○故王親征之也○
大全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

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王氏曰、此所謂耕者不廢也、○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妨民而傷財、○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麟按三農○疏引太宰九職注○又曰原隰及平地之三農○大全引

孔氏。休父為字。而疏引韋昭。自以為名。又據古義子華子云、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移和周郟、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大山之苑車也、曰唐叔里畝之禾也、王命分寶玉於魯公、時肅慎貺、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衞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迨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玉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閒、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云、程氏之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子孫遂以

氏、按喬伯休父、當是一人、喬名而休字、豈亦取喬木休息之意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鄭箋震動也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

麟按此章赫赫至保作三句一連集傳業叶宜都反○與作為韻○匪紹二句一連集傳騷叶蘇侯反○與遊為韻震驚以下三句一連霆驚為韻黃文裕云首二句截又諸家動云徐方繹騷四句為反覆極形容其驚畏之狀者俱不成條理大約如此轉折則意若云此赫業自將之天子其威可畏而師行安徐非有急遽也然雖其師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騷動已非一處矣故以之

震驚乎徐方則如雷霆之忽作徐方既已震驚不遑安也蓋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鄭氏頗見分別○詩回以兩句一讀為常然此章亦兩句一讀則無韻無韻是無詩矣且亦不見段落無段落是無文矣故此編所詳急此亦曰庶幾由此有詩有文非細故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

然不可犯之勢

【鄭箋】醜、衆也、

【疏義】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

【大全】埤雅曰、虎之自怒虓然、闞如虓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

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絶也。翼翼、不可亂也。

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孔疏、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静。静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亂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古義、翰、鳥羽也、如飛如翰、只是一意、言其兵不留行、如鳥之飛、又如其有兩翼也、

麟按、集傳○本青灘○則首句無韻○古義從素耕○輪韻○彙詩世學他旦切○則是三句一叶也○然詩中如此章○自不妨以中六句兩兩相耦○而王旅句領頭○濯征句總結說○苞○集傳鋪鉤反○與流叶○古義甫侯翻○

○徐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覆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

獨矣愈然也序所謂固以爲衣者是也

大全書氏曰、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了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爲天子之功

麟趾此章統道謂首一句最重○乃中興之本也○極不是詩無備重一句之理也○或知四句爲一截○而不知二句爲一連○則前四句以王猶句領起中既來既同爲對○天子之功總收○後四句以四方句領起○中來庭不回爲對王曰還歸總收○亦爲順理○蓋集傳來叶六真展則讀當如勤○[illegible]爲叶八句凡四韻各兩句爲

叶各隨叶作韻理自不易且既同此既來稍進曾氏已言之或
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此來庭亦
進來庭稽顙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如是則雖曾注兼心言
同者語亦較雜然取大意可矣且天子之功句緊承既同不復
慈既來曾注郝醒餘六句理皆槎此可悟○惟又猶允塞故徐
方既來至徐方既同真天子之功矣四方而既平故徐方來庭
至徐方不回則王曰還歸矣轉折理亦不過如此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古義按竹書紀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

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條戎奔戎、則敗、伐姜戎至于千畝、則又敗、美業不終、惜哉、豈其有惱志乎、周宣且然、何論晉之武、唐之憲、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瘨、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
也。○此刺幽王發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旻天不惠。而
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
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
所。以。病。也。

毛傳 罪罟。設罪以為罟。

鄭箋 惠。愛也。

嚴緝 小人為民之害。如蟊賊之蟲。以蟊疾之稼。無有夷平屆極
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麟按士民斷是兩項。然箋謂士。士乎聚罔云在位者。似不必。亦大槩語耳。瘵屆如字。本可作叶。似不必依集傳。周禮注。奄。精氣閉藏者。闇通。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大全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疊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說通二章形容政刑顛倒之極○即不外乎賊罪罟然不必分頂○

【麟搜】有叶收○奪叶說○此為隔句用韻之顯然者○亦奇體○有收為叶則集傳本各有二音○或有平聲以就收○或收上聲以就有也○魯詩世學收○叶世守切○主上聲○世本古義○有○手收翻○收○手救翻○宥韻○又主去聲○說奇腔者○易用說桎梏○及說騷○韃劍○並同○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

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是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鄭箋】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

孔疏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傳以寺為近、

【發揮】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婦人有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〇曹氏曰、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適為厲階、厲、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但將夫人則敗於己而已、

【辨校】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句總是攝領語。懿厥哲婦一厥字。

方是指褒姒。輔注是。首二句無韻。亦以城城相叶耳。集傳階居奚反、與鴟叶。天鐵因反、與人叶。末二句誨與寺叶。四換韻。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

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貫三傳○而居予識其所以然、

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毛傳 婦人無預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

鄭箋 蠶桑織紝、

麟按 鞫人四句○一字一義○集傳盡出○背叶必墨反○古義職韻○

○居貨曰賈○蓋坐賣以待售者○婦無公事○的謂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

哉。凡以王倖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合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詳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毛傳】類、善也。

【嚴緝】云。亡、猶何。閒信亡之亾。

【疏義】集傳何用、猶言何以、閒謫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夷狄之禍。蓋亂之始。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

此其所以淪胥於滅亡也。蓋此謝氏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死、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危。

六帖注云、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於解經為疵、要語存詩。人之奇隱而不發、尤為深妙。

鏻按、謝注殄絕只須人亡足證、兩句一連之說、且觀下篇幾義。理尤可見。集傳、甯叶方味反、古叶賓韻。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之云亡、心之悲矣、

伐也。罔畏、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疏義】憂悲之心。邦國殄瘁故也。益承上章末二句而言。

【麟按】降罔○厥云○天降罔以為羅網○六怙優者○紛至薦臻之意○幾者幾彰罔迫之意○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泉湧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瀵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

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呂記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義此爲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與憂心之久、○亂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麟按集傳。兩後字。俱叶下五反。鞏叶音古。○說通云、皇祖、指文武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至饑饉侵削之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内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实、卒章則言侵削

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事也、

○麟按、是叶平聲在第二句截○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賊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供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其

大全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内○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内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蟊賊内訌○蓋蟊賊之害稼亦在内而不在外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泰

賊之人內潰其心腹○係椽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

○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麟按】以椽為被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閽○并屬閽宦○與昏亂之訓為別○疑椽毀其陰○理非甚確○語復未雅○又孔疏引書傳○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則似宮閽所用○專取非禮○尤與後世之制不同○況小雅巷伯○是何人與○彼豈亦以淫敗○又能諷及君子也○恐不如終以昏亂椽吏四字渾渾逞涯為雅矣○集傳○邪○亦什卜工

反○古義秉顗○依補注○則內潰其心腹○謂所説窮切之臣○靡俾其職業○謂所能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慭○為○世○指○名○如○宋○榮○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此章

第三句截○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訿訿、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包上四句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疏義此章言其舉枉錯直○亦推致亂之由也○

輯錄 頑不如道。纔不共職。

通解 又箋於數人改自蓋也。

講 按下三句。正與上反。然非詩人自謂。不必泥我字。第二句截。

○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疏義 此章兩設辟喻。而言國家憔悴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

大全 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

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凶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解楼詩說云、如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詩通云、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也。◯此章両如彼對。三句截。集傳大全。苴。俱七如反。止字無叶。然楼字彙。苴字七音。無云七如者。惟鋤如切。音茶。為水中浮艸。則此或七加反。而傳者說之也。又再呂切。音沮。為覆中草。則疑可借與止叶。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時是、疾病也、蹶蹷也○悴則精矣、瘁瘵也、允悅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疚之疾、之○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是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蹶與悴○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孔疏以蹶對悴、則麤於悴也○麤於悴者○惟蹶來耳○故知謂蹶來也○來之率蹶十○悴九○蹶八○侍御七○

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麟按此下三章○俱四句截○彼疏斯悴○斯即此也○當○彼○為○疏○此○為○

釋以相形為義。又彼者外之。此者內之。勝劣亦辨也。故正樣云。胡不自替。引。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魯詩世學叶以計切。與替為韻。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憯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

疏義比也。諸本作讖也誤。○用小人者禍亂之本。○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所君子必將蒙禍矣。

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此為是、○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令詠久之。

六帖引是長說、弘是關說、

麟按集傳中叶諸仍反、躬叶姑弘反、然恐意頻叶弘中叶躬、招前篇隔句為韻、例亦得、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曰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大○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大全東宗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

英改過而無秦皇祕此詩望其改圖而權用舊人審如是則否

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六帖辟國百里以化言說簡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說但引而不發可也未詳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淺矣〇末句不尚有舊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〇凡古人之文辭義逐一圓滿原無虧欠不待後人註腳此自諸經皆然然諸経意盡於辭至於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於詩書非妄言也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

興讀傳議也○

解按此章以里里舊爲韻集傳舊叶巨已反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大全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
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
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
褒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

變風終

篇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四終